

《影子之城》序

林洙

1953年，我从重工业部调到清华大学建筑系工作，在中国建筑史编纂小组任绘图员。编纂小组的主任是梁思成先生，其他有刘致平、莫宗江等建筑学家及一些年轻人。但是没多久，建筑部成立建筑科学研究所，把编纂小组的大部分成员调到研究所去了，只有莫宗江跟我留在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建筑系也在调整机构，我被调入系资料室负责资料收集、整理工作。

刚成立的资料室一无所有，但它却接收了营造学社抗战以前的全部成果，其中有上千本原始测绘稿，数百张绘制完成的古建筑图稿，数万张照片与底片。我对这个资料室和这个工作真是太喜爱了，整天埋头在整理和熟悉这些资料上。

当然，刚开始我的注意力多停留在北平、正定、应县、蓟县、易县、太原等地的古建筑上。一天，在整理营造学社旧物时，我偶然发现一只落满灰尘的蓝布包裹，打开一看，里面放着560张照片、底片，它们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四川广汉。

1941年夏天，受戴季陶委托，梁思成与刘致平一起，应邀到广汉参与重修县志，承担了拍摄、测绘古建筑的任务，几乎留下了全套影像资料。这个西南小城地处成都以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那肃穆的文庙、高耸的奎星阁、华丽的会馆、热闹的祠庙、清静的寺院，以及数不胜数的宗祠与民居，给梁思成、刘致平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这是营造学社第二次来到广汉。他们首次到广汉，是1939年的川康古建筑调查。8月27日，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一行从昆明出发，梁思成因左足中指擦破，感染炎症，9月9日才乘飞机到重庆与他们汇合。11月16日，梁思成一行沿川陕公路北上，调查了广汉、德阳、绵阳、梓潼、剑阁、昭化、蓬安、渠县、南充、蓬溪、遂宁、大足，由重庆回到昆明龙头村。川康古建筑调查行期近半年，他们往返于岷江、嘉陵江沿岸，川陕公路沿线，跑了大半个四川。在兵荒马乱的时代，考察的艰辛程度可想而知。

过去的人们对川康古建筑调查知之甚少，但这次困难重重的考察，却将西南尘封的汉阙、崖墓、摩崖石刻、寺院、祠庙、塔刹重新展现在国人面前，大大充实了中国建筑史的内容。明年就是川康古建筑调查八十周年了，我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能参与到这项研究中。

在整理广汉的资料时，我发现一个特点，广汉古建筑的宗祠比重极大，有的满条街都是，而且建筑质量极高，外表华丽，内部整洁、严肃。满墙都是祖先留下的祖训，教人怎样做人，怎样处世。可惜1949年以后广汉的宗祠大多被拆除了。我曾就这个问题问过梁先生，梁先生对我的问题也很感兴趣，他想了想，严肃地说：“对！这是广汉的一大特点，说明广汉人民对祖先的尊敬与崇拜，能促进整个宗族的团结。为什么广汉比周围的县都发达、繁荣，原因就在于此。”

后来，我还找到了梁思成先生撰写



《影子之城》
萧易 著 梁思成 刘致平 摄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5月出版

的广汉古建筑手稿，有《开元寺铁鼎》《龙居寺》《龙兴寺罗汉堂》《金轮寺碑亭》《张氏庭园》《乡间民居》《文庙棂星门》《广东会馆》《石牌坊》等诸多篇章。

2017年冬天，作家萧易来拜访我，他花了几年的时间，系统地整理了营造学社在广汉拍摄的560张照片。萧易对照地方志，梳理古建筑的历史、沿革；走访街头巷尾，与老人聊天，复原建筑布局、挖掘记忆。萧易将平面的、零散的照片，组成一座座立体的建筑；又将立体的建筑，组合成一座有血有肉、有人情味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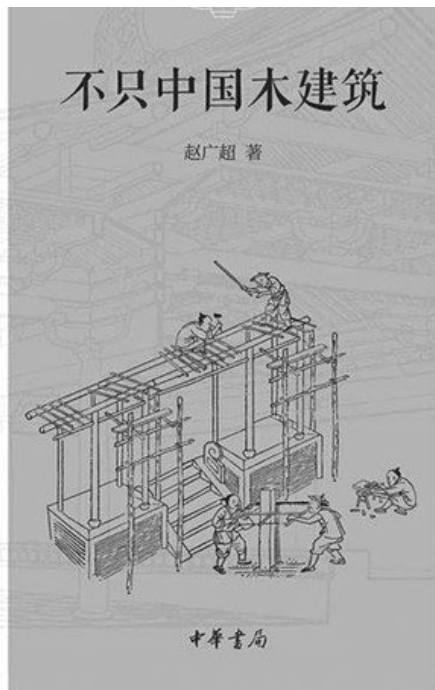
当年营造学社在中国匆匆走过许多城市，囿于精力、经费，往往拍摄的是当地最精美、最古老的建筑。而在广汉，梁思成、刘致平却几乎拍下了这座城市的所有古建筑，文庙、文昌宫、字库塔、广东会馆、陕西会馆、四川会馆、开元寺、龙居寺、关岳庙、城隍庙、娘娘庙、溪南祠、益兰祠、钟鼓楼、慈恩桥……广汉的古建筑，涵盖了会馆、宗祠、寺院、民居、桥梁、牌坊诸多类别，它们几乎是中国每座城市的标准配置。几十年前，我们的城市还遍布各式各样的建筑，却在“破四旧”“文革”以及城市建设中接连三地消失了，今天已很难在一座城市中看到成片的古建筑，感受雕梁画栋、飞檐翘角。

当然，我们了解古建筑，并不是思古怀旧，古建筑其实是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比如文庙，代表着儒家文化与在城市的投影；比如宗祠，见证着一个家族繁衍生息的历程。不同的建筑，体现了不同的社会功能，对应着中国文化里的科举、道德、宗族、同乡、信仰，等等。

从这个角度而言，通过广汉，我们能探讨中国城市布局，解读不同类别的建筑在城市中的功能和主次关系，也勾勒出中国人与建筑的关系。就像萧易说的，梁思成、刘致平给我们留下了一座“影子之城”，每个中国人都该到这座神秘的城市中，走走，看看。

发现中国建筑之美

禾刀



《不只中国木建筑》
赵广超 著
中华书局
2018年4月出版

谈建筑史，必然回到人类源头。中国建筑史发端于古人对土木的灵活运用，这一点明显区别于西方建筑对石头的情有独钟。相较于石头，木头重量更轻，更易运输、裁截和架设，想想埃及的金字塔，想想罗马的斗兽场，木头相较于石头的诸多优势便不难总结，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古建筑常常与海量木头密不可分的原因所在。无论是庄严华丽的故宫，还是立于山巅藏于深谷的那些古刹，几乎就是木头的世界。

在赵广超看来，古人对于木头“因势就利，材尽其用”的利用思维几近极致：“树干刚好是栋梁，弯曲的木料刚好成为月梁，截下的梢枝也刚好充作椽子铺顶，高低疏密，不知不觉，刚好长成一间屋”，至于那些多下来的边角料，往往还会再利用，比如打造门窗户扇、桌椅板凳，最不济的连同木屑也会当燃料，所以说几乎没有浪费。或正因为古人在使用木头方面极为发达，所以造字时忘不了把“木”字楔进许多汉字。据统计，“《康熙字典》里‘木’部的字有1413个，其中就有超过400个是与建筑有关”。

当然凡事有利也就有弊，木头建筑也有不少弊端。木头建筑稳定性难以比肩石头建筑，木头建筑易潮易朽易遭虫蛀，特别是防火比较困难。去年底，始建于明崇祯年间、有着亚洲第一高木塔之称的四川绵竹市九龙镇灵官楼就因大火毁于一旦。历史上因朝代变更，以一把火烧掉帝王官殿以显示与过去决绝的历史故事亦不鲜见，最典型的如阿房宫。

中国建筑史是从对木头的灵活运用开始的，所以古代几乎所有方面都能与木头扯上点关系，小到吃喝拉

撒，大到劳动军事。正是通过对上下五千年建筑史的深入梳理，赵广超得出两条规律：一是“但凡可以应用在其他木材工艺上”；二是“房屋只是在结构及功能上扮演房屋时才叫做房屋，在其他场合，房屋可以是任何东西。小到可以坐在上面的桌椅，衣橱可以和一个房间一模一样，扛着走的房子叫轿，马车本来就是一间安装上车轮的房间”。

中国建筑史发端于房屋建造。虽然我们总是说民以食为天，但只有房屋建造水平进步，生活水平才能实现有效积累，才能促进古人放弃游牧生活实现安居乐业。也所以，建造房屋自古以来便成为家庭富裕的象征，房子越大越多，往往表明越富裕。而在权力阶层，庞大的宫殿本质上就是权力的图腾，这也为朝代更替时被后人纵火烧毁埋下了沉重的伏笔。

英国建筑历史学家帕瑞克·纽金斯曾在《世界建筑艺术史》一书中指出，“中国建筑的意念，是由建筑物内部往外观看的，而不像我们西方社会的街道上，每一幢房屋都竞相向路人炫耀着它的身份和地位”。这也就是说，虽然中国建筑并不是完全不在乎外在的张扬，但更注重内部构造。事实上，无论高大华丽的皇宫，还是巨富的庭院，雕镂精髓确实习惯置于室内。从这层意义上讲，中国建筑更注重“内在美”。不知这与国人普遍谦逊的“内秀”性格是否存在内在关联。

赵广超对中国建筑进行深入剖析的同时，坚决反驳了一些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建筑“无用论”的贬损。在赵广超看来，中国房屋兼具实用和中国式传统美学。比如过去房屋无一例外都设计了翘起的屋檐，这种“倾向于努力把窝盖扛起来”的设计，实际有助于使雨水“冲得更急更远”。另一方面，这种构造往往给人一种白鹤展翅之感。虽然古代建筑传统渐渐远去，但依稀记得小时候老家农村盖房也特别看重屋檐做工，这种翘起屋檐似乎也是飞黄腾达的隐喻，一个善于做屋檐的瓦匠往往更讨人欢心。

事实上，古人不仅看重屋檐，对屋顶、墙壁、大门等均非常在意。今天，如果我们走进江西婺源和安徽黄山的西递宏村可以领略到徽派建筑的高端大气，雕梁画栋，空间处理精妙绝伦。

总之，透过赵广超的文字与绘画可以得出结论，即中国古建筑之美，不仅仅是外在的宏大与华丽，还在于可以从中细细品味绵延数千年的传统韵味。经数千年历史反复淘洗的中国建筑精华，本身就是一种高贵的美！